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節袁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内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

揚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
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云作
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
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
上號爲祝融
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
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
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神巨乘北海
神禺强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
是據太
公書矣

恍惚萬里如室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弱死祝融若高辛氏之火正死而爲南方海岳之神已見衡嶽朝及陸渾山火詩辨證云按山海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也既爲火神居南方則爲南海神何疑或云正爲祝融非海神也然退之所書考於傳記豈可以臆說斷其非邪況天寶中天子以爲于偽切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倣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無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通典曰自隋至唐海岳舊皆封公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分命職監詣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其祭六一皆用太牢祠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幾

具闕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扶胥黃灣皆海口名九域志南海郡有扶胥鎮屬番禺縣灣水曲也音烏關切東坡浴日亭詩云劍氣崢嶸夜揷天瑞光明滅到黃灣注云在南海廟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嶺南五府經略使皆統屬於廣州見送鄭權序）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一作常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一作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祼興俯不中（丁仲切）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北史悅般國有術人能作盲風霖雨）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諱戣集有墓銘）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殿鎮也音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言不為矯飾也襮黼領也音伯各切唐風揚之水詩曰素衣朱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著（石本作乃）

上以自署者具一作且石本無具字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通典曰舊制岳瀆已上祝板皆御署其文稱嗣天子某謹遣某乙敬祭于某岳瀆之神自後因循不請御署貞元四年太常畫署奏欲至饗祭日所司準程先取署附驛發遣祝首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古衍切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擢音女教切與棹同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摡拭也音居致切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星流為揚

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州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登降有數神具石本作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木元虛海賦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揭磐石栖百靈蜿蜿蜒蜒來慕一作享飲食蜿蜒迴首良上于阮切下夷然切張平子西都賦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蟺以蝹歐陽公集古錄曰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本校之皆同其妄改易者頗多亦頗石刻爲正闔廟旋艫祥颿送颿旋回也艫舟尾也音龍都切颿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晻藹晻烏感切藹於蓋切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王逸云雲霓旗也晻靄蔽翳皃鐃鼓嘲轟高管噭噪鐃鉦也音女交切噭與叫同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吳都賦曰篙工楫師選自閩禺注六篙所

公刺舟而行楫棹也工謂所善泝謂所長皆使其舊行舟者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埤雅去龜背微偃故謂之穹龜後先謂相先導也先音綫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厭饜也於豔切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有石本作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漢武紀緡系也以貫錢一

貫千錢（二十歷衍）出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

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一作丐）之加四面（石本亦西南）

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順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二

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

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

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石本有其）

字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

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南邦之族）

伯也小雅崧高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吏惰不恭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言正其事躬祭祠下自公而始明神用是歆享其誠而錫以福也惟明天子惟謹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引俾執事樞公行勿遲言天子何不召還爲宰相俾執事樞而均被其德於天下乎公當行歸勿遲也此詩叙天下之人望公如此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此海嶺之人留公如此

處州孔子廟碑

石本云處州孔子廟碑記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無立碑年月日按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自袁州召爲祭酒明年七月遷兵部

侍郎此誌其十五年九月後明年七月前所作歟杜牧之嘗書其碑陰曰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代宗初歸崇敬奏言春秋釋奠孔子祝板皇帝署北面揖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卿施行史臣謂時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而道州刺史薛伯高又建言不當從祀十哲伯高之論物宗元志之於書必有辨其妄者歸之所去未嘗見於祀志而傳曰施行何也既施行歷朝不改矣公紀此廟於元和末何以去北面耶歐文忠公之論則以夫子之尊不待春秋享祀夫歸薛二子之言之失史氏嘗辯之矣而文忠則學公者也夷考其平昔蓋未嘗有絲毫之取至此獨不謂然雖未嘗著其名氏然公之論實如此蓋舍是其何以尊吾夫子哉信哉牧之之言曰稱夫子之德莫如孟韓也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禮記祭法第二十三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群姓立社曰國社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音泰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社所不屋而壇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列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爲稷後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按周禮疏曰五土之神曰社五穀之神曰稷五土謂若地官司徒職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宜群生賴之故特於土立生物貢別立其名爲社五土雖各有主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雖出材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別旌異原隰之祇以報之曰稷自天子至諸侯大夫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社周

寿配稷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向壇築當開四面門不屋而壇者以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亡國之社屋之事見郊特牲豈如孔子用王者事一作禮巍然當坐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唐志正觀二年罷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外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尊為宣父太宗親釋奠於國學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元宗開元二十八年司業李元瓘奏詔十哲為坐像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明年又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內出袞冕服以衣之遣三公持節冊命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正觀

中廢周公孫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始皆南面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顏兗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參以降六十七人爲伯勾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一作績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孟子載宰我之言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宰相泌之子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

孔子廟又命工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七十二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遵開元之制故也伏生伏勝也治尚書毛公毛萇也韓生韓嬰也治詩董生仲舒也治春秋高堂生姓高堂史失其名治禮皆見漢書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禮記曰凡欲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去聲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

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一作俾文不忘後之君子毋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栁州羅池廟碑

石本其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管觀察支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

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
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左衛長史孫李
雄建
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石本無曰字）土雖遠京師（通典曰柳州去京師五千四百七十里）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

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舡青箱雜記曰或以步為涉誤也蓋嶺南謂水津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漁者施罾處有舡步即衆人渡舡處然今亦謂之步故揚州有瓜步洪州有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公作孔戣墓誌云泊步有下碇之稅李昉述異記云水際曰步或云吳人謂浦為步池園潔修豬羊石本作牛鴨雞肥

大蓄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

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

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經石本無經字或作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柳集有廟碑文

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

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

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日三年孟秋則長慶二年明年春則三年也）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一作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illegible]）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舊史云南人妄［…］平九歌之類）

以柳宗元為神而愈撰廟碑以實之以識公文章之謬至本朝元祐七年六月癸丑湖詔賜柳州刺史羅池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又夷堅志云懷州人楊大同紹興王年登科再仕為廣西帥屬常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化即死皆云柳侯所怒審若是則柳侯果能動禍福之以食其土豈謬妄哉

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別本皆有荔字按石本無荔字雜肴蔬兮進侯堂肴牲體也蔬菜之總名離騷曰蕙肴蒸兮蘭藉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侯乘駒兮入廟馬二歲曰駒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

韜之義故大夫乘之侯之舟侯乘駒皆求神無方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嚬蹙也音一頻韓子曰明主之愛一嚬一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

團兮白石齒齒鵝山名柳亦名也團團垂貌齒齒利也臨海記曰石山望之如雪山有湖傳云金鵝之所集八桂之所植文選詩曰蒼蒼山中桂團團秋露色侯朝出

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

兮爲侯是非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言宗元死於聚所河東之人思侯之言曰抑從猿乎抑從鷄乎歐陽脩集古録去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脩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侍郎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

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耳今世傳昌黎集載此文正與碑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舡而傳碑以涉為步步荔子丹兮蕉黃碑與蕉字當以碑爲正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續按沈括筆談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秋與鶴飛爲不誤括古人多用此格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當以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

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音千過切

鬼兮山之左鬼災曰厲左傳昭七年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許顗詩話云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九醜凶神名見小書

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

秔稌皆稻屬秔其不黏者音古衡切稌音動五切蛇蛟結蟠言不為害也我民報事

兮無怠其始如自今始兮石本作自今兮欽于世世按子

厚傳自臺省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一寓諸文

作為離騷數十篇當時無能及之者至是公乃為出此篇以慰之蓋亦騷辭也後山詩話云歐

陽謂退之為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苕溪漁隱曰退之為子厚羅池廟碑于瞻為退之潮州廟碑二文之高妙豈非如歐陽之言乎【通】

【註】或太侯之舡至為侯是非公意蓋有所譏而朱廷玉胥評是碑曰荔子丹兮蕉黃雜殽蔬兮

進侯堂上言旨味不同名物異品羅列而進以覩一時之嗜好亦如爵祿名位險易多遂可以

驗人皮擇去取也予在太學時嘗以碑于祭神事問湖湘士人皆云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舡兩

旗木馬偶人於舡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然後知公託意創辭其音深矣故曰侯之舡矣

所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其文則風俗故事尒公意若曰兩旗飄颻所向
初無一定而舡在中流爲回風所薄進退蕩搖
靡所底矣我止於岸待之不來雖欲共載而往
不可得已此我心之悲而侯終莫之知也又曰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乘駒馬之
少者公意若曰馬少爲駒異於壯老言侯少年
仕而登進入廟者進而在朝爲天子廷臣也此
與秦稷公始用孟明同意君子更用於世必老
而更事以天下爲憂而子厚未更事變樂仕進
之榮而不知禹稷之心以生人飢溺爲憂是以
不知蹙頞而不嚬以笑也又曰鵝之山兮柳之
水至秋鶴與飛公意若曰桂樹團團則木茂也
白石齒齒則石險也木茂翳空則總碍四之光
石險齧足則蹈危途之畏春猿秋鶴則非同類
之匹言侯朝出游於朝廷之上暮流落於幽險
之鄉交非其徒倫弃於異物之群進退失據莫
之與歸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万歲兮侯
無我違北方中國也楚粵居南方則中國爲北
當求文執誼用事侯坐黨與南遷中朝黜陟南

人無與焉而侯之在物以惠愛見稱故莫其廟食此世世世本祠者柳人之志也公之意若曰北方之是非則公議去取不可奪也蓋侯之生不得與我偕行其道故卒危於窮裔若千秋萬歲此道弥著質之鬼神猶不能違侯惡得而違之此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孟子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福我兮壽我至數于世世此志柳侯見德郡人死而獲其廟祀之報以足一篇之辭也傳言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公於此文得言柳人祭神而不及子厚之出處言柳民歌詠仁政敬之如父母尊之為鬼神雍容紆徐而刺譏詆訶之文不形於一詞而言外之意推之不可窮非深得於春秋曷至是哉往與群賢聚居商較古今或曰楚詞自屈宋以後誰為依若予遂以羅池對又尊以告毛伯頡李去病獎澤之三人皆撫掌歎服以為平生故未領此今聞所未聞也柳侯文章名一代在唐史自有傳可以推見此文尤宏妙與述其事跡至隱不待鋪陳而粲然畢見矣有志於學韓者得吾說而證之乃知千載一人未易

此論或以招海賈過之亦竊尔哉

通幽廟記解

黃陵廟碑

按九域志云岳州湘陰縣北八十里湘水側有地名黃陵即舜二妃所葬之地有廟浮休南遷録云自洞庭湖入湘水過黃陵廟即舜二妃榜曰懿節廟庭宇湫隘竹木蓊然二妃並坐傍設舜像馬殿脊加甍葺退之文沈傳師書碑石訖剥更以石摸刻之字體多失又泝湘水行七十餘里許過哀洲傳云二妃望舜哀泣之所有如冢者鋻之巋然俗云二妃冢也籍訣云舊傳黃陵二妃尭子舜妃以二帝之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巳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侍之語皆瀆慢甚禮義之罪人也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是也劉向列女傳曰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外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葬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白亮通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庭有古石本作石字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岳州圖經也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所立劉表字景升後漢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晉武帝在位二十四年也又其額曰虞舜一作帝二妃之碑非景升所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史記始皇西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妻而

葬於此於是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上劉向鄭玄亦皆以
二妃爲湘君劉向見上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云古不
合葬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余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
正妃但三妃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是也而離騷九歌既有
湘君又有湘夫人離騷有九歌九篇屈原所著湘君湘夫人其二篇也已見
譴瘄鬼詩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
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石本作及道死
沅湘之間王逸者屈原弟子注離騷三苗有苗國也史記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德義不脩舜滅之沅湘二水名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
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

君石本作小水辨證云小水湄湘水也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夫

帝之女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注山海經晉書有傳禮記曰諸侯之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則稱夫人乃其次妃也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

堯之長女曰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

英自宜降曰夫人也禮記天子之妃曰右右君也其下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按春秋凡正妃之薨則書曰我小君某於妾母則書曰夫人某氏卒此君與夫人之辨也

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石本無爲字帝子

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九歌之辭湘君篇曰君不行兮夷猶湘夫人篇曰帝子降兮北渚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一作孔安國石本亦作傳無孔安國字謂舜

外（石本作舜）道南方以死（尚書舜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注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外道謂乘道而行也安國孔子元孫）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一無死字）沅湘之間（通典曰今嶺南蒙冨梧潯皆古蒼梧之地也）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書皆科斗文字見晉書束皙傳）書曰敷禮陟配天（尚書君奭之文）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陟（石本無陟字）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素問曰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淮南

子泉道篇曰共工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許氏云共工以水行伯於伏羲神農間者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當石本作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之野石本無之野字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石本無死字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陸龜蒙雜說瞽叟憎舜使舜塗廩欲殺之而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之術以免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石本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石本作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揚潮州即前漢時南海郡揭陽縣

也避音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毀墉（石本作圮桷）腐瓦於州（石本無州字）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石本無余字）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已（石本作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歐陽集古錄云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韓集今盛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爲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謬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訛舛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云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當以碑爲正耳）

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唐史有傳闕註舊本作公諱引中字某按順宗實錄陟戚宰拾遺王仲舒數人云去云宴喜亭記太原王引中唐書本傳王仲舒則公諱仲舒字引中者是王仲舒字洪中墓誌神道碑皆然而溫公考異乃謂公神道碑云諱洪中誤尒今考諸本未嘗誤也溫公本偶然異耶其為蘇州召為中舍也誌銘云云神道碑云云一事而兩書之足以見公言之法如此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宰相世系曰王氏出自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敬爲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其後定著三

（旁一曰琅琊王氏二曰太原王氏三曰京兆王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王子成父齊大夫事見左傳文公十一年）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鄉一無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烈字彥方東漢有傳）魏晉洎隋世有名氏（一作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切）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唐志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郢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李氏）家江南讀書著文

其學識辭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立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見前漢蕭望之傳與陽城合遷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以嘉之其後人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恭也果然月餘特改一有右字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綱明故故典故也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

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為參謀得五品服放逝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藝文志有仲舒制集十卷今行於世友人得罪斥逐時楊憑得罪貶臨賀尉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為音于偽切度音待各切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硤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頌頌一作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

屋居以絶其以延堤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

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化一作成

爲天下守之最唐制郡縣有二十七最音祖外切詰郡課第一天子曰

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以吏

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

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

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有以宜用所長在外

以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守相以聞

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按南部新

書云江西榷酤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

之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酤酒韋昭曰以木渡

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爲榷昔獨取利顏師古曰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約音酌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因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害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乎遂以代罷軍之一有日字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居以葺公宇葺茨蓋也七入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謡於道途天子優思且徵以代處吏部左丞位以待之一作待勳之又作以勳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一作五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

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

昧陋道由是湮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

乖戾不中較是二者其過也均過失也有美王公

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秩秩序也

涵涵多也言學問之富韡而華英不矜不盈韡光明也音韋晃切小雅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爾雅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孰播其馨孰

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

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禮有五諫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見大戴禮

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

竭心思顧日遲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蔚盛也音紆勿切法言曰其文蔚也）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比附也音毗志切）敲搉挫揠竟遭斥奔（揠拔也音乙黠切言為權臣所排也）又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一作暍）以醒（草木枯死曰萎音委危切蔡邕傳曰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燠暍熱也上音乙六切下音許竭切言民得惠政如草木之萎枯有陰雨以膏之如行道之熱暍有良藥以醒之膏潤也音居號切醒解也音新佞切）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言歸之於坦敞之路措之於浚澄之淵人皆得其所也）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詩照切）豈無潤郡庸以自効（後漢耿純自請於光

武曰顯試治一郡以力自効乃拜爲東郡太守上籍其實俾統于洪通滯攸除姦訛革風袪蔽于自釋貧于躬方孚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秔音古衡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俟奄忽滔滔古詩奄忽若飄塵東山詩云滔滔不歸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新刋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一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

碑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

碑銘

唐史有傳滑州匡城人也新史韓
洪傳皆取碑爲之碑云少誠以牛皮鞋
材遺師古云去而史於吳元濟傳書云
李師道餽鹽出奔陵雍丘間韓洪知而
不禁其誅吳元濟也曰憲宗拜洪淮西
諸軍行營都統使打兩河而令李光顏
烏重胤擊賊洪不自屯遣子公武領兵
三千屬光顏然陰爲逗撓計以色國邀
功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樂比蓋出於
舊傳云尔以謂汴當兩河賊衝朝廷憂
其有異志故兵柄授之而令光顏重胤
實當旗鼓乃授洪淮西諸軍行營都統

云云於是溫公考異辨云按洪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居強冦之間威武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有疑其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則光顛重裔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爾柳此碑所謂汴之南則蔡北則鄆飛謀鉤謗以間諜我若數

韓姬姓以國為氏其先有自潁川從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宰相世系曰韓氏出自姬姓晉穆侯濆少子曲沃桓叔成師生武子萬食采韓原至曾孫厥從封遂為韓氏三十五世孫魏司空南鄉恭侯暨其後徙陽夏通典曰許州為潁川郡春秋時許國七國時陽為韓魏二國之境秦為潁川郡陳州太康縣漢陽夏縣也夏音古雅切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

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宰相世系云名垂爲人魁偉沉塞塞實也書曰剛而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校報也論語曾子曰犯而不校注云言見侵犯不報也音居效切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大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唐史有傳列於藩鎮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建中元年析永平節度置汴宋亳潁節度使治宋州尋号宣武軍興元元年徙治汴州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偘與偘同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

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曹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數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城南將比六七歲比近也音毗志切汴軍連亂不定汴州自李希烈後劉玄佐佐子士寧李萬榮董晉陸長源劉全諒至引皆代節度凡更五亂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全諒始名逸淮補注劉逸淮溫公據舊傳以為逸準誤也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illegible]向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

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准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勇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准啗之以陳歸汴陳許節度使治許州號忠武軍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有申光蔡三州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薅呼刀切櫛側瑟切幾居希切淮南子曰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薅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然一有不揃刂揃滅也音然一字不揃刈子淺切或從簡不足今寡駭合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

門數之（數計也音所矩切下不可數同）以數與於亂（數色角切與音預）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一有有字）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呶尼交切號乎刀切）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師古淄青李納之子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國号齊）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盗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本傳曰引自此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誠以牛皮

鞵（鞵與鞋同）村遺師古（鞵華鞮也音胡街切遺贈也音以醉切）師古以賢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鞾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田引正之開魏傳（謂以魏博六州歸朝也已）（見田氏廟碑）李師道使來告曰（師道師古之弟後爲劉悟所殺傳首京師）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其非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非族言非田氏之正嫡也成德軍王承元有洞冀趙深四州因号趙）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引正以濟（一無濟字）誅吳元濟也（元濟少誠之子）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

以遏北寇時王承元李師道陰爲淮蔡之援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本傳云元濟平以功加侍中封許國公實封制曰梁宋之交水陸會合人雜難理軍暴難戢因變肆亂性性有焉惟此一方朕常憂屢今有良帥鎮而撫之政立功成宜舉賞典其官韓弘以長才大略作我藩臣本於忠力輔以政理自分閫寄在浚之效嚴正師律恭守朝廷訓兵積粟明賞信罰軍和食足禮節並行河南晏如于茲一紀是用有大勳于国有大惠于人會義謀功無出其右夫有過人之效則有加等之命古之王者所以賞一人而天下勸者用此道也可不務乎是用建于上公枝之真食以示殊寵以旌殊績欽哉休命子孫其保之李翺卓異記云韓弘汴州公武鄜州同時爲節度使當代爲美師道之誅公以

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考城縣屬曹州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七千疋他綿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於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之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官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賛元老經體不治細微天子

敬之舊史云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入宴賜加等頒冊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疋絁三萬疋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户韓弘可守司徒兼中書令仍以吏部尚書張弘靖代弘鎮宣武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穆宗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史云五十八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

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下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呼報切）薦女請昏使日月既至不可得則飛謀釣（一作鉤）謗以間染（一作謀）我（間謂反間也間音居莧切）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最課最也最音徂外切）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韔處藩爲將

疆土相望公武以毋憂去鎮公毋弟充自金吾代將滑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一有使字)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之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猘狂犬也音制又居例切)(補註 誌云五亂於汴銘云)

汴兵五猘者李芥李万榮韓維清俱文珍劉逆淮等作亂也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去例切召南甘棠詩召伯所愒[illegible]愒息也通作憩其人爲誰韓姓許公蘇其臭狼養以雨風烝蒸衝張厰壞大豊穀木名也音居侯切貞元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爲且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群壖音而緣切韋昭曰河邊地也俗作壖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眗嚬笑也呻吟也音頻伸睨衺視也音郎計切眗搖目也音胡絹切左顧失視右顧而跽恭先鄭鈕三年而墟楇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常山幽都魏燕二鎮也孰陪孰扶言無援也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

焉其奢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強疑作）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大宰養安（一作老）蒲坂萬邦絶等（通典曰河中節度治蒲州其河東縣即漢蒲坂縣也唐虞所都）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抜（與拔同）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力征）功刻文此碑以鴻厥慶（音羌）

柳子厚墓誌銘

補注　劉禹錫之貶播州也度以禹錫母老請移近處乃改連州而夢得傳自武陵召還宰相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出爲播州詔下裴

度諫曰禹錫母八十餘請貶法移近處乃改連州子厚傳禹錫得播州詔下宗元草奏請以柳易播裴度亦奏其事改禹錫連州憲宗實錄趙拱之唐諫諍集所書與此傳一同惟趙璘因話錄云柳請以柳州换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親老上曰但與惡郡豈系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晉公終愛我切劉遂改連州司馬温公考異曰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不止禹錫豈緣看花詩得播又曰按宗元志將拜疏而未上非已上而不許劉除播州時裴未相今從實録上諫諍集按舊紀傳甚詳考異何獨取此耶劉夢得柳子厚俱以文雄及志柳墓夢得乃屬于公而不敢當公文在當時為廊華所伏如此公在東依此說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

公(宰相世系柳氏出自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無駭生禽字季爲魯士師謚曰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楚滅魯仕楚楚并天下柳氏遷於河東其後世僧習者爲後魏尚書右丞方與公五子次子慶字更興是也)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補注 權貴人謂竇參也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見子厚先友記凡六十六人韓會及公與焉)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嶄高峻貌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

校書郎藍田尉俊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跣踔蹈厲行不常也音敕教敕角二切禮記云發揚蹈厲之已蚤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事見順宗實録去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劉按舊史憲紀永正元年八月憲宗即位九月柳宗元貶邵州刺史十月巳卯貶永州司馬連州刺史元和十年三月移爲柳州刺史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文深博無涯涘而自

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常例召至京師凡言例出例貶例召者皆譏其黨附儉人也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傭雇直也謂計其年之以近立雇直以償之也備音庸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因話錄云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倣就示

尤長草書為時所寶湖湘已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歐陽集古錄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薄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一有老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直龍切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因話錄云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曰禹錫有老親去去劉遂改

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詡詡
大言也音況羽切禮記少儀云會同主詡鄭註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強其亮切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
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
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而一無而字反擠之又下
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
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矣子
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
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

者推挽（蘇林曰輓一木橫遮車前以人挽之一人推之言薦士亦由此也見婁敬傳）故卒厄於窮裔材不為世用（一有而字）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一無亦字）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一作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一作意）必不能自以力致必（一作必致無此二字）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因話録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

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
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無
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
於柳柳州劉禹錫亦予子厚之喪退之以書來弔曰
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書今已亡　以十
五年秋七月七日歸葬於萬年先人墓側子厚
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
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
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一本無下行立二字有節槩重
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
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

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

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補註道古曹成王子公嘗為成王碑道古新史附其父傳後書其代柳公綽爲鄂岳使倍道入其營公綽皇恐出貲財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其爲金吾將軍進柳泌金丹於憲宗以自媚而上以此崩穆宗立誅泌斥道古道古巧於宦便佞傾下遊公卿間嘗與博奕爲不勝厚進所償嘗利若得其權心故少盜美名此皆凡於傳而志不書者祭統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墓誌銘也有褒而無貶道古以柳貫得罪五十死海上公於李干志及之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王諱臯有功建

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

當時内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

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

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

員外郎以選爲利隋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一作室

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

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

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遷轉一作左金吾上

即位穆宗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賁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賁以故起閭閻坻爲刺史不効貶循州司馬柳賁唐史作泌皇甫鎛傳云泌者揚仁畫出習方伎道古薦于鎛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台州刺史賜金紫諫目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採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計窮舉族逃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鎛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寖躁怒不常宦官侍懼以弒崩鎛敗與泌皆誅初執泌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他異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一本無上七字

于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爲進士舉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蒻於略切生縡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令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

銘曰

本支於今其上一作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

其遷于南年及始(一作始及)雖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瀰瀰萬里千畿(循州為海豐郡在嶺南去京畿萬里)載其終始以及表之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補注 群正元四年進士其佐裴均於江陵也公時為江陵法曹其詩有鄭羣贈簟即其人也至是銘其墓)

公諱群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君其後也(一無上四字)曾祖臣時晉州霍邑令祖子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

君其季也以進士選按登科記大曆四年也吏部考功所
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
鄂岳使鄠縣屬京兆府裴均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
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鎭襄陽
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
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
復州刺史方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選人
願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
部郎中行及楊州遇疾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
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之原一無之字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絶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筝飲酒舞歌詼調酧呼詼調譏戲也詼音恢調音徒予切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一無六字上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對一作竟日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蓋列禦寇莊周等

所謂近於道者耶（列子名禦寇鄭人莊子名周楚人皆著寓言号道家流劉向曰爲其秉要執本清虛無爲故也）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妻鄭氏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嗣宗次嫁蘭陵蕭儹（子管切一作讃）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而二男其餘男二人女一（一本作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一作璞）絕瑕謫（晉王衍曰山濤如渾金樸玉人）

昔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甲子一終反玄宅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補註 薛戎元稹為神道碑而公為之誌以世系表考之德儒隋齊王司馬生二子寶倚潤州刺史寶裔少府少監誌所謂有子二人皆貴若寶裔生續純絢綜繪紘繻綷練絖泰州都督絢好畤令縮濟源令繪祠部郎中絃華州刺史綽全部員外郎志所謂有子九人皆有名位者同生父丹戎放卽父溫州刺史丹盡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於江西觀察使而御士為誌所謂子有五人皆有名遺其達者四人此也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世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 辛相世系曰薛氏出自任姓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十二世孫奚仲

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其地魯國薛縣是也其後世有廢者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降魏拜光祿大夫徙河東汾陰世號蜀薛二子懿始懿字元伯一名奉北地太守三子恢彫興恢河東太守號北祖彫號南祖興爲西祖云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謙爲河南令以卒西祖興字季達晉河東太守曾孫辯字元伯後魏雍州刺史封汾陰武侯武侯生謹字法慎有五子曰洪祚曰洪隆曰湖曰昂曰積善號五房薛氏昂字破氏後魏河東太守四世孫德儒隋涿郡司馬二子寶積寶胤寶胤有九子玄玄見前註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以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

書尚書駁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實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同生五子曰以丹我救助見上）註

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貢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一有曰字）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祿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薦映自畦（一作桂）州以故宰（一作）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遷（一有至字）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

州晁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晁惡其
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
貴人貶爲泉州別駕晁意欲除摠附上意爲事
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
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晁遂大怒因公於浮屠
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値晁亦病且死不得已
俱釋之晁死後使至（[illegible]後使閻濟美也）奏公自副（一無自副）
字
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代晁使福建奏公副團練事及使浙東公亦爲副之見元稹所作神道碑）
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
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當三州刺史所

至以廉貞寬大為繩朝廷嘉之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作某年某月日）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會稽唐太守題名記云元和十二年正月戊自常州刺史授長慶元年九月隨表朝覲）至則悉除去煩擧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須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病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一作士人）多相弔者以其（一作明）年十一

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
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
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
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
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
學士尚書刑部一作吏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放字達夫事穆宗終江西觀察使唐史有傳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皆有顯聞公之
初志不累以事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
中以自貴不能百年易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

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